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十一

吳　汪榮寶撰

五百卷第八〔注〕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非經通之言故辨其惑罔之迷也　法言　李軌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注〕孟軻史遷皆有此言曰堯舜禹君臣也而竝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注〕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　五百歲而聖人出者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又云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趙注云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是古有是言故

以爲問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者吳云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司馬云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者僉云千謂千歲一謂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按承上文五百歲而聖人出爲言故省其辭猶云雖千歲而聖人出或一歲而聖人出不可知也千歲而聖人出因湯孔子之例推之一歲而聖人出因堯舜禹文武周公之例推之也　注孟輒史遷皆有此言按孟子見上引史記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識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是史遷亦有此言也彼索隱云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湯雖深蓋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閒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司馬貞以子雲之駁孟子史遷爲不知量然其所論乃全同子雲不知其意之所在也　注千歲一人一歲千人按僉云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

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注〕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支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

音義參七南切孔子閒居云三王之德參於天地鄭注云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三也中庸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子集注云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荀子王制云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楊注云參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然則擬天地而參諸身謂效法天地而身與之爲三也　注稟天至章也按四支世德堂本作四肢注意謂聖人比象天地備天地之德於一身身亦天地也即與天地爲三之義宋咸司馬皆以此與上章相連說之宋云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闕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困學紀聞翁注引作存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楊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爲之言爾司馬云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爲聖人撫疏數之期也宋注天地

不常桼云云困學紀聞論諸子嘗稱之然聖人擬天地而參諸身與聖人之生有合天地之化之義實不同未可強爲傳合溫公謂聖人之出無疏數之期卽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然以解法言此語亦是意爲增益非正文固有之義然則上章論聖人之生此章論聖人之德各爲一義不須穿鑿求通弘範隨文解之正得楊旨未可以爲非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衞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注〕仲尼之敬陽虎楊子之臣王莽所詘者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

聖人有詘乎者音義有詘與屈同按詘仲字正當作詘古書多假屈爲之焉詘乎者音義焉詘於虔切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者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世家

云孔子過蒲反乎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按史稱是歲魯定公卒則此定公十五年事孔叢子儒服云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荅曰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荅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孔叢此說乃因坊記有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之語而傳會之而不知其悖於禮乃愈甚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云諸侯大饗夫人出行祼獻禮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則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遺此變凡後同姓亦攝獻然則因大饗而見夫人惟同姓諸侯有然孔子魯之大夫衛君夫人安得以待同姓諸侯之禮待之繼衛君夫人有其事孔子安得受之錢氏坫論語後錄乃謂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所據可謂無識論語劉疏則云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肯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

子此見爲將誨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其說似爲近是而謂南子有欲用孔子之意而孔子見之則亦害於理蓋孔子之自蒲反衛主蘧伯玉家未嘗無仕衛之志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則猶足用爲善魯爲孔子父母之邦衛則魯兄弟之國不得志於魯猶思行其道於衛孔子之去魯而卽適衛去衛未幾而復反者以此是時衛俗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世家所云四方之君子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明南子之見異邦之臣不自孔子始孔子旣欲仕衛則依其國俗行之猶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之意故於南子之請雖辭謝而猶終應之者以行道之利天下大見小君之爲非禮小也若呂氏春秋貴因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illegible]之弄[illegible]夫人因也淮南子泰族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云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乃秦漢開流俗相傳之陋說不足道辯也陽貨所不欲見也世德堂本此句首亦有於字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孔注云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劉疏云貨虎一聲之轉疑貨

是名虎是字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則不諱如何者如猶而也詳見經傳釋詞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何諱世德堂本曰作或曰音義問陳直及切說文敶列也經傳多以陳爲之俗字作陣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孔注云軍陳行列之法也世家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息乎陬鄉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云按此哀公三年衛靈公末年之事諱身將以信道也曾子固吝王深甫書引將以作所以音義信道音伸下同按信卽伸之假說文伸不屈也宋注引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諱則諱可以伸則伸按家語屈節解文諱今之家語作屈如諱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世德堂本不可爲也焦氏筆乘引同按孟子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雖天下不爲卽雖得天下不爲之意不當有可字注所諱者形也按世德堂本無者字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與〔注〕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

祿食爲先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世德堂本作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於祿殖與者廣雅釋詁云殖積也國語晉語韋注云殖蕃也注凡人以祿食爲先按祿食疑食祿之誤食祿與行道相對也世德堂作祿殖此涉正文而誤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注〕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注〕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注〕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昔者齊魯有大臣者漢書地理志齊郡秦置縣十二臨淄昌國利西安鉅定廣

廣饒昭南臨朐北鄉平廣壽鄉又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縣六魯卞汶陽蕃騶薛吳云遷固二史肯
曰魯有兩生而楊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按此稱兩生曰大臣故變魯曰齊魯蓋云魯有大臣嫌謂春秋時
魯國今云齊魯著其爲地名而非國名也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者史記叔孫通傳云叔孫通
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叔孫通前日此特羣
盜鼠竊狗盜耳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
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
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
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司馬云先生謂

宿儒按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李注云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學行云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所不能致者

二人者通傳云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

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

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是其事也何如其大也世德堂本何如作如何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

邪者迹世德堂本作跡班孟堅典引云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李注

云言殷周二代初皆微句開迹於一匱竝受夏殷侯甸之服論語曰雖覆一簣是班用開迹字爲創業之義開

迹於一簣猶云始於一簣耳司馬長卿封禪文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跡於西戎子雲解嘲云公孫創業於

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皆以創業發跡相偶爲文開發同詁開迹即發跡也開迹諸侯謂孔子作春秋託王於

魯也春秋之義始於亂世終於太平始於粗糲終於精微必如魯兩生之說積德百年而後制禮則新王之法

託始於隱公者爲非矣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者自用謂守先王之道制作以爲後王法公羊傳哀公篇云君

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

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是其義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者宋云規矩準繩猶制度也按謂禮也言捨己之所學而徇當世之所好雖嘗習三代之禮何所用之此亦明不與王莽之制作吳云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楊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楊之志不隨莽改作也 注高帝至之禮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贊帝中六年更名太常通傳通設上起朝儀在高帝五年拜太常在高帝七年注謂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先後倒置此奉常字當作博士也 注欲行其道制素法也按孟子云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云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素法即素王之法謂上文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李注無釋宋云開跡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吳云開開說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義之制司馬云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爲是則仲尼之歷聘爲非耶俞云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韋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肯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爲通跡也諸說皆以開迹爲游說之意其釋字義雖不同而以爲歷聘諸侯之

事則一今以封禪文解嘲典引證之開迹猶云創業乃當時習用之語弘範解此句爲欲制之素法則亦必不以開迹諸侯爲歷聘之事可知蓋此章要旨在論制作之義非在論出處之節或人之問謂春秋託始魯隱是據亂而作正與兩生所持太平而後制作之說相反兩生爲是則孔子爲非子雲之者則謂春秋雖撥亂而作而其義在述堯舜之道以俟後聖乃撥亂而反正豈委己而從人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注〕捐弃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藝文類聚二十引其聖作孔子聖御覽四百一引作孔子之聖論衡講瑞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故設此問曰知之者白虎通聖人云聖人未殁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夫子聖者與孔子曰太宰知我乎知之則曷爲不用世德堂本知

之上有曰字類聚御覽並引作若知之弃其所習各本弃皆作棄按治平本於棄字前後皆作弃吾子所弃常珍而嗜乎與饌先知與衆弃之可證御覽引此正作弃今據改逆其所順類聚御覽引並作所從彊其所劣治平本作強御覽引同古字通用音義強其其兩切按彊者賢也當讀乎聲管子地員房注云彊堅也廣雅釋詁云賢堅也賢彊同訓堅故賢亦訓之彊彊其所劣訓賢其所不肖也捐其所能音義捐與專切御覽引作損此形近而誤衡衡義見間明彼謂往來無定此謂思慮不決也非天下之至執能用之類聚引同音義非天下之至天復本作天下之至德溫公從之世德堂本依集注增德字御覽引作至聖按此不曉至字之義而妄增者考工記覆之而角至鄭注云至猶善也管子法法夫至用民者房注云至善也然則天下之至猶云天下之善不必謂至德至聖也注捐弃按世德堂本無此注治平本弃作棄今依錢本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注〕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詣曰之後世君子〔注〕許來哲曰賈如是不亦鈍乎〔注〕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

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貫無敵富無倫〔注〕倫匹利孰大焉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者論語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云孔子聖道不行於世故或欲居九夷或欲乘桴泛海劉疏云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游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即其後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按此則之設正以孔子嘗有浮海居夷之語而其後終不果行故欲明其義之所在也司馬云惡音烏日之後世君子者謂作春秋也公羊傳哀公篇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世家云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按依上引劉疏之說推之則孔子發浮海居夷之志在周游之後此作春秋之事又在志浮海居夷之後蓋以其事終不易行且即使行

其所志其利亦不若制作以遺後世之大且遠也賈如是不亦鈍乎者音義賈如音古按前文云載而惡乎之
是以商賈爲喩故此云賈如是也詩正月其車既載毛傳云大車重載孔疏云考工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以
爲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車也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喩而云既載故知是賈
大車也司馬云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爲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
愈鈍而後利者司馬云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也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者關讀爲毌說文毌
穿物持之也經典通作貫古音關讀如管管叔鼂子耕柱及公孟竝作關叔故與毌音相近禮記雜記孔疏云
關穿也是亦以關爲毌也公羊傳哀公篇解詁云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語即本此司馬云蔽當作弊終也按
弊者獘之俗字此當讀爲斂說文斂一曰敗衣引伸爲凡玩斂之稱又引伸爲盡爲匯古書斂蔽獘三字每多
互通呂氏春秋當染云功名蔽天地高注云蔽猶極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者吳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
也司馬云爲衆說邪按吳說是也能言之類謂人類也注許來哲按許當作訴班孟堅幽通賦訴來哲以通
情此用其語訴許形近而誤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注〕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 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

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注〕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

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注〕惜寸陰 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敎不倦焉得日〔注〕日不暇給 孔子之道不可小與者下文云仲尼神明也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雖山川丘陵草木草獸裕如也然則孔子之教因材巽施故或疑亦可小其道以合世用小則敗聖如何音義天復本無如何二字按敗聖如何者如敗聖何也各本有此二字於義爲長世家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同[illegible]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

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即此文之義
若是則何爲去乎者去謂去魯司馬云道既不可小則
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愛日者表記愛莫助之鄭
注云愛猶惜也孔子三朝記小辯社稷之主愛日洪氏
頤煊注云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孫卿書曰王者敬日
敬猶愛也按皆不虛費之謂君子生無所息故知其不
可爲而爲之不見用於此則思行其道於彼道不行而
不去將虛費日力坐以待老故汲汲然思它往也由羣
婢之故也治平本作羣謀錢本同今依世德堂本此用
史記文不得作謀蓋婢誤爲媒又誤爲謀也世家云定
公十四年按當作十二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
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
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
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
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
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
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
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
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
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
故也夫卽其事不聽正諫而不用者宋云不聽正當作
不聽政字之誤也司馬云正與政同按正政古字通用
詩大序正得失周禮都司馬掌其正學釋文竝云正本
作政世家無孔子諫受女樂之文韓非子內儲說下云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
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
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
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翟氏灝四書考
異云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按後漢書馮衍
傳章懷太子注引韓子遺哀女樂作魯公哀公新樂之
作爲君樂之以女樂六遺哀公作以女樂遺爲惟哀公
樂之同今本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當歸女樂時孔
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
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史記不兼收韓非語蓋失之按
晏子春秋外篇述此事亦稱晏子曰魯君弱主也孔子
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
必驕魯而有齊竝與法言此文合曠者吾於觀庸邪無
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者司馬云宋吳本作不用雛曠

者今從李本無雉字按雉噫義不可通宋吳本往往與音義所引俗本合此音義無文則其所見俗本猶無作
雉噫者宋吳所據乃俗本之誤本也噫者語辭莊子在宥意治人之過邪釋文意本又作噫新序雜事載楚丘
先生語再云噫將韓詩外傳述此均作意將語辭以聲爲主多無正字噫者即意者耳觀謂魯君臣游觀之事
即世家云爲周道游往觀終日者也庸之爲言倦也今字作傭說文新附傭孏也古止作庸爾雅釋詁庸勞也
廣雅釋詁勞孏也廣韻勞倦也於觀庸謂倦於觀也音義厭觀一鹽切世德堂本作懕說文懕安也孔子諫受
女樂不聽不得已而思去乃言吾之出此豈爲於游觀之事性所懶倦不好耶誠以愛日之故不爲飽食安坐
而懸觀也蓋不願顯言魯君臣之非而託言已之去國爲不欲曠日游觀之故此必孔子去魯之時嘗有此語
今無從知其出於何書也吳胡部郎玉縉云庸當如字讀之於觀庸就已言懸觀則就人言若曰意者吾於游
觀之事愚闇而不知其可樂邪乃欲他人之毋爲飽食安坐而懸觀也也與邪同義古也邪弗殊見釋文敘錄
此上句用邪下句用也猶昭二十六年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史記淮南衡山
王傳公以爲吳與兵是邪非也貨殖傳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漢書龔遂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之比

孔子因諫而不用臨行發此疑詞以自咎聖人之心事若揭而魯君臣之失亦隱然見於言外矣由此觀之夫
子之曰亦愛矣者自不聽正以下皆古書記孔子去魯之事子雲引之以證愛日而去之說至此引古已畢自
為論斷故云由此觀之也其以正為政以噫為意必是原文如此故仍而不改引書之例然也楊書政字十餘
見竝不作正此獨以正為之可以悟其文之必有所據也君子愛日乎者吳云君子必如夫子愛日乎按此因
述孔子之事而通論凡為君子者之道也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者司焉云居句處句不仕按荀子非
十二子古之所謂處士者楊注云處士不仕者也居處同義東廣微補亡詩彼居之子李注云居謂未仕者是
也事不厭教不倦者音義不厭於豔切論語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孟子云學不厭知也教不倦
仁也焉得日者許義焉得於虔切下焉支焉離同日之不足如此是以可惜則愛日之至也 注齊人至遂行
按弘範於噫者吾於觀庸邪無釋俞云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為句邪乃語詞蓋託為孔子之言若
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庸者邪故又曰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書每以庸為庸衆之稱問明篇甚矣
聖道無益於庸也又曰如庸行翳路宋吳竝以庸愍釋之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假噫為意說者遂不得其解

宋吳本又增雅字於嘻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語曲圜以嘻者吾於觀庸邪於七字爲句以嘻爲意以邪爲語詞出是而解吾於觀庸爲吾將於此觀彼庸庸殊爲不辭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孔子去父母之邦豈肯直斥其君臣之惡庸之爲來爲恐自是常訓然必謂楊書庸字皆爲此義亦非通論宋讀邪如字而以爲庸邪之樂尤誤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它道亦無由至矣〔注〕

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賊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

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爲政文其有論語作其或繼周者按有或同義通用書無逸亦罔或克壽漢書鄭崇傳作亦罔有克壽論語馬融注云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日知錄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者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

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而反本史記高祖本紀云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是秦繼周當以夏禮爲治也不待夏禮而治者句末者字無義此文本云其者不驗乎其者即其諸也者諸古音相同故多互用郊特牲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即或者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上云俯者仰者下云弇諸明者諸一也論語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經傳釋詞云諸其諸亦擬議之詞也後人不知其者卽其諸之異文故後重黎篇其者未辯與音義云者衍字而於此文則以意倒之矣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者妄與驗相反爲義問神云無驗而言之謂妄矣云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繼周者未欲太平也者繼周者秦也不云秦而云繼周者明漢欲致太平亦當用夏禮世德堂本不云太作秦下同捨之而用它道亦無由至矣者捨之謂捨夏禮它各本皆作他今據問道改至讀爲致大學鄭注禮器釋文又莊子外物釋文竝云致本作至無由至者謂無以致太平春秋制新王之法以詔後聖用夏道正

畢統示繼周者不循其法不能以撥亂反正注暴秦至歎乎按此與前篇秦無觀章注同義宋注於此注文倘不能得其句讀乃謂注非正文之意謬矣

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赫赫乎日之光世德堂本作日出之光按說苑建本引河間獻王云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此以日之光喻聖人之道即本河間獻王書世德堂本有出字乃淺人欲整齊文句妄增之渾渾渾乎聖人之道音義渾渾戶昆切又胡本切司馬云目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

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注〕嫌難了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注〕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易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注〕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者音義簡易以豉切下同繫辭云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又云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何五經之支離者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者釋文引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支離分赴李注云支離分散也亦作支繚荀子富國其候徼支繚楊注云支繚支分繚繞按支離疊韻連語離繚一聲之轉支離支繚皆繁多歧出之意五經支離卽前篇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之說上文云聖人之言天也故復設此難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者吾子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卽以其義說詳彼疏已簡已易焉支焉離也者謂既得歸於約卓矣則何繁多歧出之有　注既簡至了也按此未得正文之旨司馬云道之未明則支離以明之也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道既明則經不繁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注〕有時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注〕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注〕神明有所不

及聖人有所不訓聖人無益於庸也者吳云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按問明云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讖而庸行盡去諸聖庸對文明庸是庸衆之義以彼證此則聖人無益於庸者亦訓聖人無補於衆人也下文仲尼神明也則此文聖人專謂孔子世人之益者倉廩也者說文倉穀藏也又㐭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謊㐭而取之故訓之倉㐭重文廩從广從禾取之如單者僉云如讀爲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按僉說是也單讀爲殫說文殫極盡也司馬云倉廩雖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按此蓋亦古書成語下文言可觀而不可殫字不作單此以單爲之引古然也仲尼神明也者司馬云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按問神云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是神明即天地故下文云聖人之材天地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巨陵草木鳥獸裕如也者謂物無高下靈蠢無不漸濡於天地之化育以成其材天地有以徧應之而無不足喩士無智愚賢不肖苟游於孔子之門孔子皆有以善誘之而無所窮也說文裕衣物饒也引伸爲凡饒之稱司馬云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者司馬云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按謂自暴自棄者天地無如之何然則人非聖人之無益於衆乃衆人之不求有益耳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注〕言能占之若此則史也何

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注〕聖人以人占天者

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

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

聖人占天乎者說文占視兆問也繫辭云極數知來之謂占人占天者謂觀乎天文以先知吉凶之事占天地者僉云地疑也字之訛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訛按僉說是也故下文云云則惟聖人而後為能占天史不過占人而已故直應之曰占天也言占天正聖人之事也此蓋也字漫漶傳寫者習以天地連文遂改為地耳若此則史也何異者史者掌天文之官之總稱周禮大史及其所屬馮相氏保章氏皆是彼鄭注云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月令孔疏云馮相保章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曆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恆次妖掌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

掌別也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者吳云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司馬云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達按此亦剌王莽之妄稱天命及好時日小數之事　注言能占之按治平本作言皆占之錢本同此因正文天也誤作天地而校書者乃併改注文以傳合之也世德堂本作能集圖互注本同能占之正聖人為能占天之義蓋猶弘範舊文今據訂正吳云孔安國曰事撫不通謂之聖司馬云仰觀象俯觀法此依誤文作解與上下文義皆不相應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注〕甘公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星有甘石者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魏石申集解引徐廣云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引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漢書藝文志亦作楚有甘公史記張耳陳餘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王必霸集解引文穎云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云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按潛夫論志氏姓州蒲甘戲露怡皆姜姓也則甘與齊為同姓蓋本為齊人後家於

楚歟續天文志隋書晉書天文志皆以爲齊人天官書正義又引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藝文
志作魏有石申夫何如者欲知二家之異同長短也在德不在星者天官書云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
其次修禳正下無之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爲
之圍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者司馬云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
崇則德從而壞朱子語類云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彖云晷
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按通卦驗作規北晷之如
度者是也故以楊子曰借晷爲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
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按晷者表之景猶星者德之應晷之曲直視乎表星之吉凶視乎德人君以德爲
尚則表德而晷星吾第修吾德而星之妖祥不必間矣反是則而以德星而爲尚則表星而晷德德而將星讖之折人事以傳合
天象或假借天象以粉飾人事斯惑之甚也溫公注及朱子語類云云皆卽此意曲圓謂君德隆盛當晷之以
星顯與在德不在星之義相剌謬其解星隆爲星象隆盛尤不可通注甘公至者也按世德堂本無此注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注〕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

曰事非禮義爲小〔注〕尙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無事於小爲大人者孟子云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趙注云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欲非禮義爲小人者孟子云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荀子儒效云曷謂中曰禮義是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楊注云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司馬云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爲大 注賢者志大之謂按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作志 志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孟子尹士章章指引皆作志 注尙志在乎禮義按此解賢者志大爲尙志在乎禮義則不以志爲記識之識而以爲志意之志孟子白圭治水章章指云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義與此同蓋漢儒說論語者有此義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注〕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

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注〕山川澤田之形賢人御覽一百四引作賢者司馬云天高遠可得而鑒不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　注天懸象著明按繫辭云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瓏玲其聲者其質玉乎〔注〕玉之瓏玲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玲各本作瓏音義瓏瓏上音龍下音靈按集注引宋吳本作玲瓏說文無瓏有玲玲玉聲也漢書本傳和氏瓏玲瓏玲太玄唐亡彼瓏玲字皆作玲今據改廣雅釋詁云玲瓏聲也玉疏云玲與瓏一聲之轉說文籠答也答之轉爲瓏猶玲之轉爲瓏合言之則曰玲瓏倒言之則曰瓏玲按瓏玲雙聲連語非玲轉爲瓏說文云玲玉聲者省言耳彼段注云法言廣雅作玲瓏按今法言各本皆作瓏瓏段據宋吳本爲說也司馬云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著按問神云故言心聲也　注君子清泠其德音按宋玉風賦云清清泠泠愈病析酲李注云清清泠泠清涼之貌也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注〕矢正也肆操也言可聞

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注〕性與天道聖人矢口而言成肆筆而成書者吳云矢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者吳云所以遠如天司馬云聖人從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深遠也　注矢正也肆操也按矢正廣雅釋詁文肆爲操者詩昊天有成命云肆其靖之毛傳云肆固國語周語叔向釋此詩亦同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終於固和明固非故輿蓋安固之謂固語晉語亦固太子以攜之韋注云固固持也操持同詁如此轉相訓解義雖可通然似紆回疑肆亦正也與矢同意史記樂書解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集解引鄭玄云肆正也緊辭其事肆而隱度注云肆直也然則矢口肆筆猶云正口直筆言不假思索也　注性與天道按弘範解性與天道爲自然合於天道詳修身聖人口不肆乎善注下此亦引以證矢口成言肆筆成書之義動合天道故不可殫盡也

周之人多行〔注〕貴尚德義人人得行其道秦之人多病〔注〕道屈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注〕行有之者周有德也

病曼之者秦。無道也

周之士也貴〔注〕道泰業隆故尊貴秦之士也賤〔注〕道否人卑故窮賤周之士也肆〔注〕肆放任意而道義行秦之士也拘〔注〕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周之人多行者音義多行如字按當讀下孟切荀子正名云正義而爲謂之行秦之人多病者韓詩外傳云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是病與行相反爲義行病亦韻語行有之也者表記云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詩裳裳者華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說苑脩文引此詩傳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云云略與表記文同則以有之爲有其容有其德之義潛夫論邊議云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與說苑引傳合也皆魯詩說行有之也即本詩之義言周之人多行者內有其德故外有其行也病曼之也者音義曼莫半切無也又母件切按寡見云曼是爲也謂無是爲也重黎云聖人曼云謂聖人不言也此曼之者謂不病也老子云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陳氏登瀛老子今見云言聖人所以不病者以病爲病故不病也然則病曼之也者謂不以病爲病
故病也文子符言云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曼之卽不知病病之謂秦之人多病者慮政之下凡民皆不
能直道而行舉世莫知其病者故多病矣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者承多行而言人有行則貴無行則賤
也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者承多病而言多病則拘無病則肆也注貴儕德義人人得行其道按人人世
德當本作仁人此承宋吳本之誤宋據誤文爲駁義謬此又按得行其道即正義而爲之謂非讀多行爲如字
齊義亦誤解也注道屈沈也按道屈沈即學而不能行之意爾語周語氣不沈滯韋注云沈伏也注行有
至道也按此未得有之曼之之義宋吳司馬皆不得其說陶氏也鴻慶讀法言札記云五臣注皆未得兩之字之
義故多曲說難通今案之往也適也間神篇面相之辭相適宋云適往也司馬云之亦適也是也坦坦然由於
大道所以多行故曰行有之也假假然無所適從所以多病故曰病曼之也陶讀行如字訓之爲往說雖可通
義此齊淺亦非楊旨注道秦業隆故尊貴按司馬云閑於禮樂故可貴注道否人卑故窮賤按司馬云習
於刑名故可賤注肆放任意而道義行按司馬云優游仁義之間注拘制曲從不肆正道按司馬云動爲

文罔所制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注〕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終魄于東〔注〕光稍虧於西面以漸東盡其遡於日乎〔注〕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者說文望月滿與日相望似朝君也從月從臣從壬會意壬朝廷也經傳通以望爲之又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按周書者康誥及顧命竝有其文此載魄即哉霸之異文古文尙書作哉霸今文尙書作載魄也王莽傳元始四年羣臣奏言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字亦作載魄與此同皆本三家書今僞孔本康誥顧命作哉生魄乃雜采今古文爲之康誥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光朏名曰魄鄉飲酒義云月者三日則成魄孔疏云魄謂月輪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藝文類聚二引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

光白虎通日月云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于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日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初學記一引釋名云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併引注云承天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是其義也既望則終魄于東書鈔一百五十引作月之望則魄落於東其遡於日乎者御覽四引劉向七略載京房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卽有影見類聚二引物理論引京房說作如以鏡照日而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已後光見東皆日所照也宋史律歷志引京房占云月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始知月本無光遡日以爲光卽此文所本此文蓋爲元后發也古以月爲后妃之象元后之生其母有夢月之祥故子雲作元后誄云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漢書元后傳引此而釋之云太陰精者謂夢月也莽既篡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太后驚泣莽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具見元后傳太子雲蓋有感其事故著此語言后之於帝猶月之於日月不能背日以爲光后豈得絕帝以爲尊以見莽之爲逆人情而悖天理也　注載始也

魄光也按此皆尙書舊訓皋陶謨乃賡載歌鄭注云載始也魄之爲光義見上引各條劉歆作三統歷推算牧誓武成召誥顧命諸篇所紀月日乃以死霸爲朔生霸爲望見漢書律歷志彼孟康注云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僞孔承之云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於是說書者一變舊義僞武成孔疏云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正與其所作禮記疏之說相反此魄說盛行學者習知魄爲月質遂以古訓爲非雖近人治許書者亦不免此惑徐氏灝說文注箋云月體渾圓隨天旋轉受日而成光其黑體謂之霸霸晦則光盡至朔而蘇謂之生明明生而霸死故曰死霸望則光滿既望黑體漸見謂之生霸故漢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古通作魄孟康云魄月質也是也許云霸月始生霸然者謂月初生明時見其黑體霸然也蓋光盛則霸不可見矣鄉飲酒義白虎通謂月三日成魄蓋就月魄初見時而言猶自可通若馬融以爲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則大誤矣此正以不誤爲誤也此文宋注云朏爲明魄爲晦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司馬從之於載魄于西云魄當作朏明也皆襲僞孔之謬雷氏浚說文

引經例辨云霸從月月始生爲本義假借爲王霸哉生霸今書作魄假借字魄陰神也與霸義遠而音相近淺人不知其借音泥魂魄之義以求之遂有以魄爲月質者以哉生魄爲月十六日皆巨謬也生魄爲月之三日見於經文者見於漢人舊注者皆與許合而劉歆三統歷獨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云云其說引顧命爲證而質於顧命文義尙未了了案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哉生魄與甲子一日乎非一日乎後世又誤以十五日爲十六日相沿至今不改段氏注說文於霸字條歷舉鄉飲酒義周書馬注白虎通及三統歷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之文而云三統說是則此說非矣蓋猶未免騎牆之見云甘溪卽以顧命文義證三統歷之謬其言最中肯綮恐更以聲訓求之魄之爲言白也（見白虎通情性又古微書引援神契）月之始生魄然而白故謂之魄因聲製字則爲霸霸從月䨣聲䨣魄古音同也以魄爲無光之處乖於聲理弘範不惑劉歆謬說其識甚卓兪云李注曰魄光也云云此古義也魄者霸之假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白虎通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哉生魄實卽洛誥之惟三月丙午

朏說詳覃經不議按釋名朏爲月三日生魄爲月二日
義自有別俞此說亦朏湖此文云云足徵僞孔傳之誤
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爲之惑信古義之久湮矣　注
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光稍虧於西面以漸東盡　按
世德堂本作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稍虧於西而漸
東盡朱子語類引稍虧作消虧歷象考成云太陰之體
賴太陽而生光其向日之面恆明背日之面恆晦而行
則比速於太陽當其與太陽相會之時人在地上見其
相背故謂之朔朔後漸遠太陽人可漸見其面其光漸
長至距朔七日有奇其距太陽九十度人可見其半面
太陽在後太陰在前其光向西其魄向東此俗說所謂
魄下皆同故名上弦上弦以後距太陽逾遠其光漸滿
至一百八十度正與太陽相望人居其間正見其面故
謂之望自望以後又漸近太陽人不能正見其面其光
漸虧其魄漸生至距望七日有奇其距太陽亦九十度
則又止見其半面太陽在前太陰在後其光向東其魄
向西故名下弦下弦以後距太陽逾近其光漸消至復
與太陽相會其光漸晦復爲朔矣此月光始生於西面
而終盡於東面之理朱子語類說此文云載者加載之
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個載字諸
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
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

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蓋

初一二閒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

此末望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閒月與日相

蹉過日卻在東月卻在西故光漸至東盡而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

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此亦因習於偽傳明消魄生之說以魄為月體無光之處

故於此極明白易曉之文不復能得其義反以古注不誤者為誤紆回說之而終不可通也注遡迎也按說

文泝向也重文作遡字亦作傃中庸素隱行怪鄭注云素讀為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猶鄉也迎向義同呂氏

春秋晉初高注云鄉迎也鄉向古通注言為人至理然按司馬云月迎日而有光如日賴君而有功義同弘

範朱子語類云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故曰其遡於日乎則以此與

上章連屬為一然士之貴賤拘肆繫於上之人者謂民俗視君德為轉移君德有隆汙故民俗有美惡月之載

魄終魄繫於日者此月行去日有遠近向日有正負使然乃月之自為非日有晦明之異二者之義固有不同

以彼喻此蓋爲非類似各隨文解之爲是不必通其所不通也

彤弓盧矢不爲有矣〔注〕以諭有君而無臣

彤弓盧矢世德堂本盧作讎按說文齊訓黑爲黸經傳通以盧爲之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僞傳云彤赤盧黑也字亦作玈左傳僖公篇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杜注云彤赤弓玈黑弓釋文玈音盧本或作旅字非也按彤弓盧矢訓九錫之解曲禮孔疏引含文嘉云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秬鬯不爲有者論語云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注云言無所輕重也皇疏云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無所輕重也然則不爲有猶云不足重元始五年策莽加九命之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事詳莽傳是時莽方號稱謚力制作篡迹未彰其受此錫必以爲人臣莫大之光寵爾後居攝踐阼服天子衮冕負斧依于戶牖之閒車服出入警蹕前之再拜稽首受而寶之者至此已不足輕重及受壇即眞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

織異器制則務盡去漢舊還視形弓盧矢皆土苴矣此莽纂网以後子雲追感前事私憤竊歎之辭與前章論月之迥日同爲有爲而發以意逆志猶可得之者也注以論有君而無臣按此公羊傳僖公篇文義見問明疏白虎通考黜引禮說云能征不義者賜弓矢曲禮疏引含文嘉宋均注云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征弘範蓋以莽之纂漢內而公卿大臣外而諸侯王未有執義不傾能任誅伐者子雲以爲慨故有此言若曰世無忠義之士雖有形弓盧矢將安用之故注云以論有君而無臣依此爲解似亦可通然於義爲已曲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注〕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鑑不遠聆聽前世清視在下者說文聆聽也音義聆聽俗本作聆德非集注依宋吳本作聆德世德堂本承之命云聆聽疊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今按聆當作聆聆與清本變聲字按聆清古韻異部而令聲之字後轉入青可以言疊韻不可以言雙聲疊韻偶與書耳風賦曰清清泠泠蓋聲近者義亦相同泠聽前世清視在下泠亦清也揚子正以泠聽與清視相對爲文按美新云鏡照四海聽

聆風俗此聆聽疊用之證不當作聆德亦不必改泠聽也前世謂已所代者在下謂臣民司馬云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也鑑莫近於斯者廣雅釋器云鑑謂之鏡字亦作鑒古止作監林氏義光文源云監卽鑑之本字上世未製銅時以水爲鑑象皿中盛水人臨其上之形從臣臣伏也按林說是也後世以銅爲之故施金旁聲轉則曰鏡也詩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大戴禮武王踐作載武王席銘云所監不遠視爾所代皆謂以聆聽前世爲鑑也酒誥云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殷本紀載湯誥云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見治不皆謂以清視在下爲鑑也蓋法戒在近不在遠博稽歷代之得失不如切求勝朝之殷興禍福在人不在天仰觀垂象之吉凶不如俯察庶民之從逆故鑑古莫近於聆聽前世鑑今莫近於清視在下也　注執古至不遠按聆聽前世清視在下各爲一事此解爲執古以御今似失其義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注〕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注〕我欲仁斯仁至

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者宋云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按鄭義見曲

禮注廣雅釋詁云畏敬也孟子云敬人者人恆敬之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者曲禮云不侵侮釋文侮輕慢也

注我欲仁斯仁至按世德堂本至下有矣此校書者依論語增之

或問禮難以彊世〔注〕言禮事至難難可以彊世使行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注〕性者天然生知也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禮難以彊世者治平本彊作強下同按前文彊其所劣治平本作強彼音義亦作強其此音義出彊世其兩切字又作彊蓋傳寫參差耳司馬云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按此亦老氏貴德賤禮之意言治天下者之務因自然以爲教何必以繁重難行之禮彊使人行之曰難故彊世者吳云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司馬云以其難故彊使道之也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者夷俟倨肆皆古語蹲踞之謂論語原壤夷俟馬注云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漢書敘傳何有踞肆於朝倨肆即踞肆彼顏注云肆放也陳

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引法言此文又引廣雅蹲跠展啓肆踞也云夷俟即是倨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跠肆與鞠躬爲匑匔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失之按焦說是也夷俟倨肆皆以二言爲一義不當分釋省言之曰跠曰踞備言之曰夷俟曰倨肆曰踞肆師古以肆爲故爲陳其失與季長同古者席地而坐蹲踞皆爲非禮說文居篆下段注云跪與坐皆厀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臀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臀聳其厀箕踞則臀著席而伸其腳於前徐氏灝箋云蹲臀不著席踞則著席唯此爲異箕踞者臀著席而兩足盤屈於前如箕前圍後狹之形段謂伸腳於前乃承曲禮孔疏之誤然則夷俟倨肆謂居處之非禮者也音義羈角男角女羈按內則文彼鄭注云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孔疏云夾囟曰角者囟首腦之上縱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午達曰羈者儀禮注云一從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按羈角對文則異散文亦通穀梁傳昭公篇羈貫成童范注云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男亦得爲羈也羈角乃童子之飾二十而冠則不復爲此此云羈角之謂成人而如童子之飾猶云不冠也音義哺薄故切啗徒濫切按說文哺哺咀也爾雅釋鳥釋文引作

口中嚼食也又說文啗食也朱氏通訓定聲云與啖微別自食爲啖食人爲啗按古無此別說文嚾篆下云啗也則啗非食人之義史記項羽本紀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漢書霍光傳與從官飲啗詩東門之墠鄭箋果人所啗食而甘者皆以啗爲自食國語晉語之主孟啗我史記高祖本紀啗以利又滑稽傳啗以棗脯則爲食人之義猶自食曰食食人亦曰食異其音不異其文也啗亦有二音項羽本紀索隱云啗徒覽反以食餒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漢書高帝紀顏注云啗者本訓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此哺果而啗乃自食之啗若依彼說則當讀上聲音徒覽切不當如音義讀去聲音徒濫切也哺果而啗之謂若未知教食之民以果爲餌無飲食之禮也此言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居止有容冠服有度飲食有法本不求其易也苟求其易而已則夷俟倨肆豈不愈於尸坐齋立鷄之角之豈不省於三加以灑猝易哺果而啗豈不便於疏食菜羹必祭然而聖人不以此易彼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故寧爲其難不爲其易也舊解皆以雞角之哺果而啗之八字爲句宋云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耳按當作易易司馬云人之箕踞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按幼子可以謂之驕

角者不可但謂之羈角猶成人可以謂之冠者不可但謂之冠舊說似於文義未安胡部郎云詩之丱總角之宴謂總角時之宴安則此羈角之哺果而啗亦云羈角時之啗果不必解爲羈角者按如綏之之說則夷俟倨肆云云猶言凡人之縱體自逸及童時之嗜果食皆性之自然無待勉彊於義亦通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者王云名成也言或性或彊及其成則一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按王說是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即此文之義 注難可以彊世使行按世德堂本無以字 注天然生知也按世德堂本也作之 注功業既成其名一也按李以名爲聲聞之稱言人之於禮或生而能或學而能始雖不同及學業已成則俱爲令聞所歸無生知與彊學之異矣

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注〕弛舍或曰何謂也曰檠之而已矣〔注〕弓良在檠格人良在禮樂音義檠居影切檠所以正弓

按說文檠榜也榜所以輔弓弩也亦謂之柲儀禮既夕記鄭注云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

賈疏云此弓謂檠謂凡不弛弓之時以竹狀如弓縛之於弓裏亦名之謂柲者以若馬柲然馬柲所以制馬弓之柲所以制弓使不傾傷故謂之柲宋云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檠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注弛舍按廣雅釋詁文說文弛弓解弦也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注]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諭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說文防隄也文範法也經傳通以範為之水曰法木曰模金曰鎔土曰型竹曰笵　注以舊至患也按經解文彼文防皆作坊坊記孔疏云坊字或土旁為之或阜旁為之古字通用也

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注]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詩靈臺經之營之毛傳云經度之也鄭箋

云營表其位孔疏云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說文營篆下繫傳引
此詩釋之云東西爲經周回爲營也劉向九歎經營原野王注云南北爲經東西爲營按經猶今言徑營猶今
言圖度徑謂之經度圖謂之營皆建築測量之事說文榦築牆端版也從木倝聲幹即榦之俗體六書故引唐
本說文有此字蓋隸變爲已久也書費誓峙乃楨幹馬注云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說文栽篆下段注
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正之制詩曰俾立室家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楨榦題曰楨植於兩頭之長
杙也旁曰榦植於兩邊之長杙也植之謂之栽栽之言立也而後橫施版於兩邊榦內以繩束榦實土用築築
之一版竣則層纍而上詩曰縮版以載捄之仍仍度之薨薨築之登登是也經營然後知榦植之克立也者經
營以喻爲國幹楨以喻賢才作宰非幹楨不立爲國非賢才不成詩嵩高云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毛傳云翰幹
也又文王云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傳云楨幹也楨幹對文則異散文亦通　注然後知禮
樂之能有所成也按弘範蓋以此篇自或問禮難以彊世以下皆言禮教故以此文爲喻禮樂左傳成公篇云
禮身之幹也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注〕險克所以無德化鄒衍迂而不信〔注〕迂迴不可承信莊楊治平本作莊揚按修身楊墨寨路治平本亦作揚墨今依世德堂本莊楊蕩而不法者曹侍讀元忠云晉書王坦之傳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引楊雄曰莊周放蕩而不法是文度所見本作莊周與下鄒衍迂而不信句法一例不作莊楊也蓋楊與蕩形近妄增漢書藝文志無楊朱子云不見其書詎能與莊並論乎按藝文志雖無楊朱列子有楊朱篇具載楊朱之言大意謂百年壽之大齊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桀紂死則腐骨乃復規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因纍梏何以異哉彼張湛注論此篇之要旨云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爲關鍵用禮教爲矜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趣者也此正楊朱蕩而不法之確證子雲即不見楊朱書而據列子此篇已可得其梗概況彼時故書雅記不傳於今者甚多安知其中不更有稱引及楊朱者豈得以藝文志無楊朱

逸謂子雲不見其書不能與莊竝論乎若王坦之廢莊論引此文有莊無楊者此自古人引書但取大意不拘
文辭之例引莊楊作莊周不可謂其所見本無楊字猶引蕩作放蕩不可遂謂其所見本有放字也胡部郎云
坦之著論廢莊故引此句增損其文不及楊朱假使原文作莊周不作莊楊則句當在中韓句下使與鄒衍句比
聯此文例也墨晏儉而廢禮者藝文志晏子八篇入儒家今按墨子非儒篇引晏子與齊景公論孔子云夫儒
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
服勉容不可使導衆鹽鐵論論誹云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
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是晏子之術非樂非命短喪薄葬全與
墨同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又雜上兩引墨子曰晏子知道明墨晏爲一家也藝文志論墨家之失云及蔽者爲
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中韓險而無化者新書道術云反不爲險繫辭德行恆易以知險京注云險惡也藝文
志論法家之失云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鄒衍迂而
不信者史記孟荀列傳云騶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迂

即怪迂之謂亦作怪誤鹽鐵論論鄒云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張氏教仁考證云誤當作迂史記所謂作怪迂之變者也按迂誤音近怪誤即怪迂古語大言無實之蓋封禪書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義同彼傳亦謂之詭譎說文訏詭譎也是也以形體言則謂之魁梧留侯世家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云魁梧丘虛狀大之意是也體之大而無實者曰魁梧言之大而無實者曰詭譎曰怪誤曰怪迂其義一也合音言之則曰夸逸周書諡法華言無實曰夸是也省言之則曰訏玉篇引說文齊楚謂大言曰訏是也亦曰吳說文吳一曰大言也是也亦曰謂說文謣妄言也是也亦曰迂國語周語卻犨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又云叔迂季伐新書禮容迂皆作訏漢書五行志引叔迂季伐顏注云迂夸誕也是也此文迂亦夸誕之義迂而不信即史云閎大不經也　注險克所以無德化按世德堂本無此注克當為刻聲之誤也詩雲漢后稷不克鄭箋云克當作刻間明好大累克晉義俗本誤作刻即其比圖策秦策深刻寡恩高注云刻急也　注迂迴不可承信按迂而不信明用史記怪迂字彼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釋漢書郊祀志怪迂阿諛苟合之徒句下顏注云迂謂回遠也與弘範此注同皆

未達古語之義

聖人之材天地也〔注〕覆載與天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注〕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次鳥獸草木也〔注〕區別各有所長聖人之材天地也者司馬云無不覆載按即上文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之義次山陵川泉也者司馬云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物按山陵川泉喻韞藏宏富民用所資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即其義次鳥獸草木也者司馬云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淵小按鳥獸草木亦各能以其羽毛齒革華實枝餘效用於人然性有所偏量有所止猶衆人之材知效一官德合一君可小知而不可大受也注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按此章論材之大小非論德性高顯通潤似非其義注區別各有所長按論語云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朱子集注云區猶類也

疏十一終

吳　汪榮寶撰

先知卷第九〔注〕閎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云

注閎難至已矣。按老子：閎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法言　李軌注

先知其幾於神乎〔注〕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敢問先知，曰不知。〔注〕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道者其如視〔注〕舉目便見。忽眇緜作眪〔注〕眇緜遠視。

先知其幾於神乎者，音義：其幾音機，下有幾同。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孔疏云言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朱子集注云神謂鬼神問先知曰不知知者天官
書云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也知其道者其如視者舉人所以能先知如神者非有異術也見微
知著而已此其道猶目之於視也善用明者察秋毫之末善用知者見幾微之萌其理一也忽眇緜作眄者王
云忽眇緜皆微也漢書律歷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微忽之
言久而可復是忽爲微也方言十三曰眇小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是眇爲微也說文曰緜聯微也廣雅釋
詁四曰緜小也大雅緜篇緜緜瓜瓞鄭箋曰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睇緜貌是緜爲微
也廣雅釋詁四曰𦃃紗⿰糹丏微也曹憲𦃃音忽紗音眇⿰糹丏音蔑集韻⿰糹丏音緜𦃃紗⿰糹丏與忽眇緜同義孫子算經曰
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忽與𦃃同秒與紗同說文緬微絲也玉篇⿰糹丏與緬同然則𦃃紗⿰糹丏皆絲之微者按王
解是也說文無𦃃古止作忽亦無紗秒禾芒也故十忽爲秒眇即秒之假緜即緬之假也音義作昞音炳按宋
吳本作炳昞亦說文所無即炳之或體猶燿之或爲曜煇之或爲暉也一切經音義七十四古文昺芮二形今
作炳是也繫辭云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

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忽眇縣作嚮即微者也

爲著之謂疑此亦古書成語子雲引之以證知之理通於視不云微而云忽眇縣字不作炳而作嚮皆引古故

然非故作此艱深之語也　注幾近也按爾雅釋詁文　注神以知來探未兆也按繫辭云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　注舉目便見按李於其如視絕句而釋之如此義雖未安句讀則是宋以其如視下屬爲句云此言先知

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縣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王從其讀云視忽眇縣作嚮者見微而知著

也義似可通然如此則其如二字殆成衍文但云知其道者視忽眇縣作嚮足矣禜謂此以目證心以視驗知

蓋精視則見微精思則知微見微則明知微則神知明視之道則知先知之道矣故云知其道者其如視三字

不得閎下讀　注眇縣遠視按上林賦微睇縣藐郭璞注云縣藐遠視藐弘範以眇縣雙聲連語即縣藐之倒

言故用郭義爲訓忽者忽然言苟知其道則忽然遠視皆爲明也故上文云舉目便見然如此說之先知之義

乃近頓悟斯晉人之玄言非子雲之法語已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注]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

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教禍於已形之後難易蠱孔疏引鄭注云甲者造作新令之日按古者國家發布政令四時各有定日當春發政必以甲乙春者歲始甲日之政爲一歲之政之首言甲足以統其他發政之日故云甲者造作新令之日也政令當愼思於未發之前不得輒改於已發之後先甲一日易者先時圖惟則其成功也易後甲一日難者事後補教則其致力也難云一日者從其至迫之期言之也　注甲者至後難按難已有之初世德堂本作已有之祕宋云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難犯猶有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論之也論之而再犯則刑之故曰後一日難也吳云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干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也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二說皆略本弘範義數衍之兪云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

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以秋三月言也楊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即所謂庸不有初鮮克有終耳此以管子春三月發政之日釋先甲後甲舉證甚確而以先後一日爲行事之節則近穿鑿不如弘範求福未兆易救禍已之形難之說爲近是矣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或問爲政有幾〔注〕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曰思斁〔注〕斁厭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注〕王正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

內執袁濤塗其數矣夫〔注〕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
欲令徑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數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數
日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
思〔注〕爲政如此民所思也若汙人老〔注〕汙慢屈人孤〔注〕
屈窮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注〕民厭苦
也
昔在周公云云者詩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皇匡也王應麟詩考引董氏云齊詩作四國是匡
按此作王者蓋魯詩異文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云王者皇也匡也然則三字聲近義同古文詩作皇傳寫或爲
匡或爲王其義皆爲正也荀子王制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我後也公
羊傳僖公篇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解詁云此道黜陟之時也引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白虎通巡狩云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
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

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陳氏喬樅魯詩遺說考云何邵公述破斧詩義與白虎通合公羊家用齊詩邵公則用魯詩者是此篇齊魯說同矣荀子言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即魯詩之義所本也榮按子雲說詩皆用魯義此以周公東征與召伯述職並舉是亦以破斧為黜陟時之作其以此為思義之證即用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之說音義召伯塞照切述職有二義諸侯時朝於王因而助祭訓之述職孝經云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孟子云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書大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公羊傳桓公篇解詁云王者亦貢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是也二伯三年一出行國因而黜陟亦謂之述職公羊傳隱公篇解詁云三年一使三公絀陟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又巡狩云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是也此召伯述職則行國之辭也音義蔽芾上必秋切下非貫切蔽芾甘棠詩甘棠文韓詩外傳引詩作蔽芾蕩陰令張遷碑作蔽沛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作蔽芾並三家異文今說苑貴德漢書韋玄成傳載王舜劉歆廟議白虎通封公侯又巡狩引詩皆作蔽芾與法言文同蔡伯喈劉鎮南碑亦云蔽芾甘棠召公聽訟似魯詩字如此或皆校

書者據毛詩之改之毛傳云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史記燕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

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人民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說苑貴德

引詩傳云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

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

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

伐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按子政世

傳魯詩此所引詩傳必甘棠魯故文法言此文云述職云其思矣夫亦皆本詩傳為說漢書王吉傳載吉上疏

諫昌邑王云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邑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

棠之詩是也吉傳韓詩而此疏云云與說苑引傳全合是魯韓說同齊桓欲徑陳云云者齊桓世德堂本作齊

桓公音義果內音納按說文內入也自入曰內使入亦曰內使入字今皆以納為之袁治字本作轅今依世德

棠本公羊傳僖公篇齊人執陳袁濤塗字正作袁左傳作轅子雲於春秋用公羊此治字本作轅乃後人據左

傳云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改之國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玄孫濤塗立姓曰袁可證漢人皆以濤塗之氏字作袁也公羊

傳云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

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

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

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按此以齊桓之

執袁濤塗與周公東征對舉分證思數之說即本公羊爲義吳云左氏無數之之文楊據公羊而言是也於戲

世德堂本作嗚呼按學行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問明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違溫公竝云宋吳

本作嗚呼今從李本則此亦當爾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者吳云使人各得其

所則見思矣按卽本甘棠詩傳之義詳言之老與孤爲韻養葬桑爲韻段表老聲在第二部瓜聲在第五部以

孤協老所謂合韻也琴操猗蘭雨野所處者老六字爲韻亦以老入第五部也段云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部漢以

後多四部合用不甚區分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者音義汙哀都切愈云逋

乃膊之假字膊從專聲專從甫聲逋亦從甫聲故得通
用說文肉部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外
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
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葬相對
按俞說是也音義杼軸直呂切按說文杼機之持緯者
又滕機持經者軸即滕也以似車軸故亦謂之軸詩大
東杼柚其空字作柚按作柚者古文詩作軸者今文詩
彼釋文云柚本又作軸正三家異文也老孤適為韻荒
空為韻荒從巟聲段表第十部空聲段表第九部段云
古人以第九部入第十部用者如老子五音令人耳聾
聾讀如耶合韻盲爽狂字其合用最多者如東方朔七
諫沈江章用第十部二十四字而以第九部壟同降功
公朧江聰樅蓬凶容重東壅十五字合韻莊忌哀時命
用第十部二十字而以第九部桐通空忠容凶宮窮匈
幟十字合韻按此以空韻荒亦其例　注幾要也按弘
範說幾為機故訓為要國策秦策聽者存亡之機高注
云機要也　注數厭按爾雅釋詁文　注王正按世德
常木正作匡　注伐楚至令徑按御師不整者郎傳云
師不正之訓公羊傳陳疏云左傳濤塗訓鄭中侯曰師
出于陳鄭之閒國必出病明師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
律不便于陳者是也不欲令徑世德常本欲作敢　注
汙慢屈窮按荀子儒效云行不免於汙漫漫慢埒同義

近呂覽安死云智巧窮屈窮屈一聲之轉

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論語云智者利仁王注云智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音義樂其音洛下樂陶同荀子富國故使或美或惡楊注云美謂褒寵

或問民所勤〔注〕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注〕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注〕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惡政民所勤者俞云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

義無音失之按穀梁傳勤雨字本有二音彼釋文云勤雨如字麋氏音觀是陸因說勤如字也廣韻僅憂哀巨斤切卽勤雨之勤而音仍巨斤切然則此勤字雖訓爲憂不必音觀也政善而吏惡云云者政猶法也論語道之以政孔注云政謂法教也皇疏云政謂法制也法者治人之具吏者治人之人政善吏惡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吏善政惡徒善不足以爲政也禽獸食人之食云云者用之無術則取之無厭民力竭而不能供則亂作而不可止矣故曰惡政音義衣人於既切世德堂本惡政下有也字御覽入百十六引作此謂惡政也注勤苦按修身云樂天則不勤是勤者樂之反故訓爲苦憂苦同義　注政君也騑竝也按廣雅釋詁云正君也政正古通弘範以此文政吏對舉故說爲正而訓以君然禽獸食人之食云云之謂惡政明非斥指惡君而言則政善吏惡云云之政亦不當訓爲君也騑竝一聲之轉

聖人文質者也〔注〕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注〕車服等差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注〕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注〕歌於管絃詠其德美詩書以

光之〔注〕減其功德光照後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抎則吾無以見聖人矣〔注〕言此諸禮存故得覩聖人

聖人文質者也禮者謂施文於質鹽鐵論毀學云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與此同義今本後漢書輿服志注引作聖人文質備也此校書者誤以文質二字平列為義遂用說文份篆之訓改者字為備耳紹興本後漢書正作文質者也不誤彰則揚光為韻琴瑟不鏗者論語云鏗爾舍瑟而作孔注云鏗者投瑟之聲廣韻十三耕鏗鏗鏘金石聲也口莖切說文無鏗硻餘堅聲即鏗字鍾鼓不抎者鍾鐘古字通用音義不抎于粉切天復本作抎音云耳中聲也按紹興本後漢書輿服志注引正作抎與天復本同廣韻抎耳中聲即音義所本集注從之然鍾鼓不抎義殊未協說文抎有所失也亦非此文之義按子華子虎會云鏞鼓柷圉日以抎考而和聲不聞抎考連文義當相近正合法言此文語意今本後漢書作鏘亦宋人所改陳分鏗抎為韻鏗從堅聲堅從臤聲說文臤讀若鏗鏘之鏗明鏗音如臤今韻以鏗入耕非古音也則吾無以見聖人矣世德堂本吾字在則上輿服志注引作吾無以見乎聖也　注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按宋云質者言世之質

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因爲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司馬云質者爲政之大體也質旣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注〕言此諸禮在故得觀聖人按世德堂本觀作觀司馬云言聖人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注〕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注〕卓遠唐虞象刑惟明〔注〕法度彰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注〕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注〕五君之迹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與不膠者卓矣〔注〕禮樂征伐當由天子

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者淮南子齊俗云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鹽鐵論相刺云大夫曰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是淡時說者有此語故欲聞其信然否也曰有之者司馬云言當隨時制宜聖人之道未嘗不關盛衰者鹽鐵論錯幣云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者司馬云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者言義屬其晉觸唐虞象刑惟明者象刑惟明書皋陶謨文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胥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又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史記孝文本紀云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此唐虞象刑之說夏后肉辟三千者皆義肉辟婢亦切漢書刑法志云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大傳云

夏刑三千條按內刑三千者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白虎通五刑云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堯典文白虎通宗族云

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

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

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昆弟子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何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

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按白虎通此說於母族則以一世爲一族於妻族則

又以一人爲一族義甚可疑左傳桓公篇親其九族孔疏引異義稱今禮戴書歐陽說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

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較白虎通

說爲密堯典孔疏引異義此條作夏侯歐陽等是尙書三家說同白虎通云云蓋傳通之誤主近儒王氏夫之

書經稗疏乃謂按諸爾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從祖姑族祖姑則是父族六也母之考妣與從母母族三也妻

則父母二族而已兪氏樾九族考又別爲之說謂父族四曰高祖之族曰曾祖之族曰祖之族曰父之族母族

三曰母之曾祖之族曰母之祖之族曰母之父之族妻族二曰妻之祖之族曰妻之父之族此皆率臆虛造不可為訓萬國偽孔本作萬邦按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漢書王莽傳論衡藝增引書皆作萬國蓋今文尚書有然非必避諱說詳撰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者爾雅釋訓云桓桓武也國與克為韻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者論語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按此文當云自天子所無出字堯親九族四句句皆四言國克為韻此文禮樂征伐四句亦何皆四言所予為韻自天子所語本詩出東漢淺學人習知論語自天子出之文遂於所下妄增出字既失句例又失其韻不知二語雖用論語文而變出為所所以協韻古人多有此法說詳古書疑義舉例變文協韻條春秋之時齊晉實予者齊義實予晉與公羊傳僖公篇云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實予之說

予與古通實與文不與公羊於僖公篇凡三發傳其一即此其二爲城楚巨其三爲城緣陵並齊桓公事又文
公篇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
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
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
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
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又定公篇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傳亦
有是語皆晉事故云齊晉實予宣公篇楚人殺陳夏徵舒亦發是傳則楚莊王事此不及之舉齊晉以見義耳
注卓遠按說文卓高也高遠義同異云卓然可見則謂爲焯說文焯明也　注五君之迹雖異隨時順宜其
道一也按五君謂堯舜禹湯武即上注云二帝三王世德常本作人君誤　注禮樂至正也按陶氏鴻慶讀法
言札記云實謂爲是齊晉實予者齊晉是予也間明篇云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日也俞氏云兩實字皆當
爲是即其例矣此言世治則宗王時衰則思霸皆見不膠之卓與上文意同李注云云正得其旨惟解實字意

稍迴曲曰榮訓實予字正用公羊傳實與而文不與之
說弘範解此桉據至當以爲迴曲竊所未喻又按上三
節不膠者卑指禹湯武此節不膠者卑指孔子非指齊
晉言明王者在上人臣而事禮樂征伐誅絕之罪也而春
秋之義於齊晉之征伐廢置文雖不與而實與之此素
王黜陟之法亦隨時順宜與三代聖王之變革同也此吳
乃云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
二霸之迹不可繼也失之遠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
化〔注〕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
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
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
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注〕執契而
已律令者刑法志云漢興相國蕭何攟摭秦法取其宜
於時者作律九章及至孝武即位招進張湯趙禹之
屬條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
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謹

其教化治不本讓作議秦校云議當作讓按世德堂本作讓令從之韓詩外傳云讓北教道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云云者賊盜詐僞皆律令所有事李悝法經首盜法次賊法漢律沿用之詳長孫無忌等唐律疏義律令之用在罰已然仁義廉正之用在禁未然罰已然者有司之事禁未然者化民成俗之大學之事人君當爲化民成俗之學不當爲有司之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者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然則獄即今刑事訴訟訟即今民事訴訟獄訟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國語周語夫君臣無獄韋注云獄訟也漢時司獄之官爲廷尉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顏注云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注執契而已按老子云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河上公注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晉書劉恢傳云古之善政司契而已此弘範語所本然法言此文同與老氏無爲之旨不同弘範此義乃晉人常語亦當時風習如此

或苦亂〔注〕苦患曰綱紀〔注〕綱紀然後綱目正曰惡在於綱

紀曰大作綱小作紀〔注〕綱頰綱紀君任輔佐如綱不綱

紀不紀〔注〕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

〔注〕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或若亂者臾云或人以專任有司若患其紊亂按若亂猶論語云季康子患盜當自爲一章不必承上而言綱紀者詩棫樸綱紀四方鄭箋云以網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疏云說文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紘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之理爲紀惡在於綱紀者謂之義惡在者爲下惡得同大作綱小作紀云云者白虎通三綱六紀云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注若患按廣雅釋詁云患若也是若患互訓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

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注〕夫以規矩

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沓羣疑
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
歸反坫然後獲安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者論語云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皇疏云管仲
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大器也其猶規
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者與云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不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是大器者
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惠氏棟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此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五霸假之也
器器小此王霸之辨也以大學言之誠意正心脩身矩準繩也所謂先自治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治人
也先誠意正心脩身而後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由本達末原始反終一以貫之之道也
注大器者必能籠沓羣疑之表按籠沓即籠罩之謂夏依孝若東方朔書贊籠罩鄰前沓罩一聲之轉籠罩之
為籠沓猶騰踔之為騰踔也器大則能籠罩萬物故云籠沓羣疑之表 注管子至獲安按國策東周策云齊
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句自傷於民也列子楊朱云管仲之相齊也

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說苑善說云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日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日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特其信乎內政委之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日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論語八佾皇疏引李充云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勤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分謗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是舊說皆以管仲之淫奢爲分謗求全之計弘範此注亦用此義

或日正國何先日躬工人績[注]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勤績也躬工人績者司馬云工巧則績春工摠則績思言當先正其身而後正人按躬與人對文工與績同義工讀爲功績亦功也躬工人績謂己勤其職則人亦效之而取無不治也　注躬身至績也按弘範以躬工人績之不列爲四事似失其義覽察其人也世

德堂本作覺娛其人

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注〕於乎者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注〕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爲政先教後教者法家之蔽有如此藝文志序法家云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於乎音義於音烏世德堂本作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者御覽二引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潤日月先明而後幽聖人則之故先教而後刑按蓋易緯文漢書董仲舒傳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注於乎者駭歎之聲世德堂本亦作嗚呼按字作於乎故有此注若作嗚呼則注爲贅設矣

吾見玄駒之步〔注〕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注〕雉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注〕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

來矣玄駒之步者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賁傳云玄駒也者蟷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按步猶賁也賁者奔之假疾行爲奔徐行爲步對文則與散文亦通矣云步行也是也命云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騭玉篇馬部騭盆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蓋因蟷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按玄駒合二言以成辭不可分釋亦作玄蚼蚼者北方蚼犬食人呼蟷爲玄駒而謂之有駒名然則呼蟷爲玄蚼者亦得謂之有蚼犬名乎古今注云河內人竝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爲黍民名蟷曰玄駒也斯則委悲之無稱不可以爲雅訓日習馬之爲步馬乃調良之班蟷之走於地中誰爲習之而謂之步耶夫以步爲行之經典常語詩白華天步艱難毛傳步行也左傳僖公篇將步師出於敝邑釋文步猶行也玄駒之行辭順理昭無須穿鑿也雉之晨雊也者晨當爲震晨篆作晨震之壞體似晨傳寫者又因詩雊葉有雉之朝雊語遂改爲晨矣夏小正正月雉震呴傳云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句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據孔氏廣森補注本然則鼓翼而鳴謂之震呴震者振之假說文振一曰奮也呴雊同聲通用化其可以已矣

哉司馬云宋吳本已作成至按至蓋止之誤寡見云得已則已矣宋吳本已作至正其例止亦已也止誤爲至而以至矣哉爲歎美之辭遂於可以字下妄增成字耳注玄駒蚍蜉子也按說文作蠹蠹重文作蚍蜉大螘也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之注雒鳴按說文雒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

民可使觀德〔注〕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不可使觀刑〔注〕是以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觀德則純觀刑則亂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者說文價見也經傳皆作覿國語周語云武不可觀觀德則純觀刑則亂者純讀爲惇說文惇厚也經傳通以淳醇敦肫純爲之吳云觀德則民歸厚故純觀刑則民生僞故亂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注〕象似也言畫繪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注〕歎非眞龍眞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後漢書禮儀志注

引作銀矣哉按春秋繁露求雨云春旱求雨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青衣而舞之夏求雨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赤衣而舞之季夏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黃衣而舞之秋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白衣而舞之冬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黑衣而舞之又云四時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禮儀志注引新論云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按子雲此言當即爲此而發乃因請雨術之不驗而歎一切作僞之無益以譏王莽制作之僞徒務也曰龍乎龍乎禮儀志注引無曰字龍乎龍乎輿重黎云禹乎盧乎終始乎義同言作僞者皆可作如是觀也

或問政核曰眞僞〔注〕用眞人遠佞僞眞僞則政核〔注〕善善明則眞人顯惡惡著則佞僞息眞僞審則政事核也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不核〔注〕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政核者音義政核下革切按讀爲覈宋云核實也則爲政之實司馬云訓精確得其實眞僞眞僞則政核者司馬云眞僞眞僞當作眞眞僞僞古書多然按司馬說是也古書凡遇重言及複舉之辭皆省略不書止於本字下作二短畫以識之傳寫每易致誤詩羔羊委蛇委蛇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即其例此文眞眞僞僞與眞不眞僞不僞相對爲義正與論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本書吾子姦姦詐詐不姦姦不詐詐文例相同眞者眞之僞者僞之則事得其序而物莫能遁其情故曰政核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不核者眞不眞者以不眞爲眞僞不僞者以不僞爲僞吳云眞僞而僞眞則政事不核按此亦譏莽之作僞汪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按莊子天地之文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注〕天以雷風鼓

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注〕三令五申風不再〔注〕制無二也世德堂本雷風乎上有其字號令乎上同雷不一風不再者後漢書郎顗傳載顗奏云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又云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遠榮傳載榮上書云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齊懷太子傳注引翼奉云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諭告人也然則雷風雖同爲號令而雷象生養風象諭告乃齊詩舊說生養之令不厭周復故當不一諭告之令無取狎見故當不再不一謂不可止於一不再謂不可至於再也〔注〕制無二也按俞云李解於此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竝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榮謂一時有一時之風乃風因氣候之變而異其涼煥遂各爲之名非此諸異名之風之不竝至月不竝之與不再義亦有別俞說非也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

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聖人乎〔注〕言遁離者非聖人也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世德堂本依宋吳本樂下有天字俞云疑天天乃夫之字之誤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自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宋吳遂依誤本爲說聖矣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者春秋繁露俞序云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不遁於世不離於羣者音義不離力智切下同遁離者是聖人乎者論語云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注云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言自竄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明遁世離羣非聖人之道也　注言遁離者非聖人按世德堂本無此注

雖之不才其卵䲧矣〔注〕䲧敗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注〕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　雖之不才其卵䲧矣者音義䲧徒玩切卵壞君之不才其民野矣者荀子勸學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按野與上文士君子相反爲義注䲧敗按說文䲧卵不孚也

或問曰載使子草律〔注〕載設也草刱也曰吾不如弘恭草

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注〕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或問曰世德堂本無問字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者漢書佞幸傳云弘恭沛人也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草奏曰吾不如陳湯者論衡對作云上書謂之奏獨斷云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陳湯傳云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者首義剡以冉切說文剡銳利也按銳所以刺故此借以爲識剌之冦民無罪行則律不犯君無過舉則奏不剡犯剡韻語注載設也按經傳釋詞云載猶則也則猶若也注論語主奏也按弘範意似專以奏爲劾治之事與律同意故云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謂以德化民使民無罪既不犯律又不煩削牘爲劾奏也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坏〔注〕甈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者失寬

猛之中則不成治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何平叔景德殿賦李注引撫者字剛則甈柔則坏首義甈五計切破瓦也坏芳孟切未燒瓦也俗本作坯字之誤也按宋吳本作坯景德殿賦注引李聃曰娫埴爲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也胡氏克家考異云聃當作軌訓李軌注法言也按今各本皆無此注注甈燥至成治按晉義注甈燥也俗本誤作躁坏濕也誤作坯㩡也世德棠本坏濕也濕作慢司馬云坏土疎慢不黏也言甄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之道亦猶是也似溫公所據本亦作慢說文甈康瓠破器也段注云康之言空也瓠之言壺也空壺謂破器也器已破矣無所用之空之而已釋器曰康瓠訓之甈甈之言滯而無用也法言曰甄陶天下者云云此引中之義也榮按康之言孔非訓空虛器有罅隙訓之甈埏埴過燥則器生罅隙非有二義也又說文坏丘一成者也一曰瓦未燒段注云今俗謂土坏古語也按未燒謂之坏燒而未成亦謂之坏太玄干云或錫之坏范注云坏未成瓦也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注〕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

是以過中則惕〔注〕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

不及中則躍〔注〕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注〕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龍之潛九不獲其中矣者繫辭云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荀易注云陽位成於五陰位成於二五為上中二為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也然則初為下下六為上上極卑極高去中淵遠故云不獲其中也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者繫辭云三多凶四多懼以惠氏棟周易述云六爻以二五為中和卦二五兩爻又以五爻為主四不中而近五故多懼三過中故多凶也其近於中乎者吳云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惠氏棟易例云惕躍近中猶忠恕近道進德修業故近於中按過而能惕則知退不及而能躍則知進斯勉幾於中之道也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注〕光被四表不及則未〔注〕不及中未盛明過則昃〔注〕日昃明盡言昏昧也不及則未者方言云未末及也過則昃者易豐云日中則昃昃與昃同注光被四表按堯典光被四表鄭注云言堯德光燿及四海之外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弘範此注亦同鄭義不以光被為廣被也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注〕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注〕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小桀寡乎十一大貉小貉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各本皆無中字今依錢本補注中賦正法乃分釋中正二字明李本如此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注云貢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公羊傳宣公篇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公羊至小貉按宣公篇文十一世德堂本作什一按治平本作十一必是弘範所據公羊傳如此今本公羊傳亦作什一彼解詁云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徐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故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所以不言紂者略舉以爲說耳故舊說云不言紂者近事不嫌不知若紂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故曰寡於什一則大貉小貉也然則多於什一則有爲桀之譏寡於什一則有蠻貉之恥是以什一而稅三王所不易故傳於此于中正之言按孟子云欲輕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注云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按謂白圭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公羊傳陳疏云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貊大貊明多方大小二字政者正也今書作正小大多得其正也按伏進徐解大小二字義各不同似以徐說為優

井田之田田也〔注〕謂古八家是治田也肉刑之刑刑也〔注〕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弃之井田之田田也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羊傳宣公篇解詁云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肉刑之刑刑也者荀子正論云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

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本篇云夏后肉辟三千不勝者卓矣田也者與衆田之者皆義衆田皆佃鹽鐵論未通云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民雠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雠刑也者與衆弃之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illegible]注謂古八家是治田也按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諸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夫九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此則任鈞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然則八家九夫而周已異其制井田之田但當就稅制爲言孟子云其實皆什一也苟行什一之稅即是井田之意似不

必泥古八家爲說也又按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田也之田當讀爲佃刑也之刑當讀爲型李注云謂古八家是治田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正得其義音義於下文衆田及田侯田皆音佃此獨無音失之桀謂田也云者謂田制之正刑也云者謂刑法之正李注治田乃對正法而言治亦正也不讀不聲陶解殊誤世德堂本治田作治宜誤

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注〕法制無限則興奢侈長僭亂人亦多不足矣〔注〕僭亂既興民多匱竭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云云者音義田侯田上田同上音下如字按同上音謂同與衆田之之田食貨志云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鹽鐵論散不足云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閑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息於禮義故百姓仿效頗踰制度

爲國不迪其法〔注〕迪蹈而望其效〔注〕效功譬諸算乎〔注〕夫

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治平本算作筭各本皆作算說文算數也從竹從具讀若筭又作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從竹從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者計數之事筭者計數之器音同義近古書通用此言爲國之有治法猶算之有數術爲算者不循數術不可以得數爲國治者不循治法不可以致治不循治法而冀治效猶不循數術而冀得數之效也譬諸算乎云者謂譬諸算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蒙上而省耳　注迪蹈按廣雅釋言文　注效功按淮南子脩務效亦大矣高注云效功也　注夫算至其治按籌策即算老子云善計不用籌策命云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以意增益非楊子意也算疑篡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篡爲國者必先迪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迪其法而即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篡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爲喻正與此同荣按運籌策者算之法不運籌策即不迪算法之謂非以意增益命說殊謬不能致其治世德堂本命作不能致康哉

疏十二終